欧洲转型的经验与教训：从圆桌会议到南斯拉夫解体

《转型准备三书》与欧洲参考卷 · 中华民国（台湾）与大陆民主转型研究

版本：1.1｜日期：2026 年 11 月 3 日修订（初版：2026 年 11 月 2 日）

规范网址：https://freechina.live/?p=27064（最新版本以该网址为准）

© 2026 自由中国运动 Free China Movement

联系与垂询：contact@freechina.live｜网站：https://freechina.live

本篇为《转型准备三书》提供比较历史证据，用 1989—1991 年欧洲八个案例逐一检验时机篇提出的指标体系，并为行动篇的角色设计提供先例依据。文中的史实均可公开查证；判断部分标明为分析结论。

导论：为什么看欧洲

1911 年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本土样本：联盟侵蚀、接收结构预置、谈判收局。但单一案例推不出规律。1989—1991 年的欧洲在不到三年里给出了近乎实验室条件的对照组：同一意识形态阵营、同一外部压力环境、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，结果却从圆桌谈判到内战屠杀全谱分布。差异由结构解释：联盟在哪些维度先裂、接收结构存在于哪一级国家机构、强制机器在关键时刻做了什么选择、以及动员沿着什么轴线组织。本篇逐案检验，最后把跨案例的规律收拢成可供大陆场景直接引用的结论。

一、波兰：接收结构先于政权崩溃存在

波兰是八个案例中"准备"二字分量最重的一个。团结工会 1980 年诞生时是一个拥有近千万会员的独立工会；1981 年军管镇压后它转入地下，靠教会庇护、地下出版与西方工会网络存活了八年。1989 年 2 月至 4 月圆桌会议召开时，坐在政权对面的不是人群，而是一个有纲领、有谈判代表、有全国组织网的现成替代权威。6 月 4 日半自由选举，团结工会在可以竞争的席位上全胜（众议院 161 席全取，参议院 100 席取 99 席）；8 月，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。

强制机器的角色值得单独记一笔：波兰军方与内务部队在 1989 年没有开枪，原因不在无力。雅鲁泽尔斯基政权自己选择了谈判桌，军方接受了这一选择。联盟的终局形态因此是：合法性早已枯竭（1981 年军管是最后一笔透支），财政被债务压垮，但分裂以谈判形式完成，强制机器服从了政治决定。对中国的映射最为直接：圆桌之所以可能，前提是接收结构提前十年就建好了。

二、西班牙：体制内谈判者与特赦交易（前置案例）

西班牙早于 1989 年十四年，却是"协商转型"的原型，其机制在东欧被反复重演。佛朗哥 1975 年

去世后，主导转型的苏亚雷斯本人是旧政权的总理；1977 年《大赦法》同时赦免政治犯与旧政权人员，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，莫克洛亚协议把经济调整的社会代价纳入精英共识，1978 年宪法由各派共同起草。1981 年特赫罗政变失败的关键一幕，是国王公开拒绝，军队随之服从宪法权威。

西班牙案的教训有两条。其一，转型最有价值的资产，常常是一个身在体制内、却愿意把体制谈掉的谈判者，他相当于袁世凯位置的正面版本：手握旧机器的可信度，谈的却是新秩序的价钱。其二，特赦交易不是软弱，而是定价：旧联盟成员用交出权力换取人身与财产的安全退出。这一价格后来被波兰（"粗线条"政策）、南非（真相与和解）反复验证。没有退出价格，旧联盟就没有理由不死战。

三、匈牙利与东德：两种"没有火花"的崩解

匈牙利的转型由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派点火。1989 年 1 月，波日高伊公开把 1956 年事件定性为"人民起义"，等于执政党自己拆掉了合法性的最后一根支柱；其后全国圆桌谈判、10 月 23 日共和国宣告、1990 年自由选举，几乎全程无暴力。匈牙利还有一个外溢贡献：1989 年 5 月拆除奥匈边境铁丝网、9 月放行东德难民西行，直接点燃了东德的崩解链。

东德则演示了另一种结构：国内没有成型的接收结构，接盘者是一个现成的外部国家，本国新政权始终没有登场。莱比锡星期一游行 1989 年 10 月 9 日聚集七万人，地方当局最终没有开枪，这是全案的转折点；11 月 9 日柏林墙倒下后，政权在数月内蒸发，1990 年 10 月东德以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终结。东德的教训是反面的镜像：接收结构缺位时，转型依然可能不流血，但结果的归属不由本国人决定。但这一教训须限定其适用范围：被东德案否定的，是由一个外在于本国宪政传统的国家整体接盘，而不是“现成宪政框架”本身。对中国大陆，这一区分至关重要：候选的现成框架并非外国，而是中华民国宪政秩序——它出自中国自身的共和传统，自 1912 年存续至今，其宪法由 1946 年制宪国民大会制定，并已在台湾完成民主化，宪法、选举、法院与文官体系都在实际运转。

自由中国运动的研究与立场正是沿此展开：《宪政转型与制度架构》蓝图主张，中共一旦在大陆失去有效统治权，转型应经由中华民国（台湾）宪政连续性框架推进，而非诉诸无边界的军事或革命权威；本系列研究中的《大陆民主转型与中华民国宪政恢复》系统讨论了大陆恢复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情景与条件，《中华民国（台湾）参与大陆民主转型》则逐项核对了现行法律下的参与门槛。数十年来，民运的代表性人物亦反复作出同一判断。王炳章主张，在大陆光复中华民国，是实现民主宪政“最简捷、最具体、最可行的选项”，可以最快直接行宪。辛灏年以《谁是新中国》为中华民国正名，2014 年与光复民国（大陆）工作委员会宣示“光复民国，才是中国民主转型之正确方向和最佳道路”，其“去党留政”方案以保留行政体系连续运转来压低转型成本。封从德力主大陆“民国化”以防“普京化”：中共一旦崩溃，应即刻回归中华民国、以 1946 年《中华民国宪法》为临时宪法，便可底定大局；直接宣布回归“四六宪法”，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制宪成本，避免社会因“重新发明轮子”而陷入分裂。连胜德 2004 年在华盛顿的演讲则把这条法统线说得最完整：1912 年中国人民建立了“亚洲第一个共和国——中华民国”，而今天的任务，是结束北京的极权政权、建立“第三个真正的共和国”。按这一思路，中华民国框架之于大陆，不是东德式的外部接盘，而是一套可以被重新激活的本国接收结构，并且是候选路径中成本最低的一条：它省去了从零制宪、重建国家机器与重新积累合法性的全部代价。本国之内的预先准备仍然不可或缺——本卷各案所示的组织、纲领与谈判通道皆属此类——但它的定位，是为这一框架的恢复预作承接与正当性准备，而不是断言出路只能从零自建。

四、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：同一周的两个极端

1989 年 11 月，布拉格与布加勒斯特相隔数日，给出了"强制机器选择"这一变量的完整对照。

捷克斯洛伐克：11 月 17 日学生游行遭警察殴打，消息扩散后，哈维尔等人在两天内组建公民论坛，一周后总罢工，六周内共产党政府垮台，哈维尔在 12 月 29 日当选总统。公民论坛是一个仓促拼成的接收结构，它能运转，靠的是异议运动十余年的声望积累（《七七宪章》）与政权合法性的彻底枯竭，加上军方从一开始就不愿介入。1993 年捷克与斯洛伐克"天鹅绒离婚"和平分立，则从另一面证明：联邦解体本身不必然流血，前提是没有共和国一级的武装、且精英谈判渠道完整。记住这一点，它是南斯拉夫的对照组。

罗马尼亚：蒂米什瓦拉 12 月 16 日的镇压引发扩散，12 月 21 日布加勒斯特集会倒戈，次日齐奥塞斯库乘直升机出逃。军队在国防部长米列亚之死后转而与安全部队（Securitate）交火，12 月 25 日齐氏夫妇经草草审判被处决。全案死亡一千一百余人，是 1989 年东欧唯一的流血案例。罗马尼亚缺了三样东西：没有圆桌（政权拒绝任何谈判到最后一刻）、没有独立的接收结构（接盘的救国阵线委员会是执政党第二梯队）、强制机器内部兵变与效忠并存。结论很硬：当旧政权把谈判通道全部堵死、强制机器又在中途分裂时，血更多来自"没有人能命令停火"的真空，而非镇压本身。中国行动篇中"为倒戈者留门、谈判通道预先存在"的设计，正是针对这一页写的。

五、苏联 1991：政变失败的三个条件

1991 年 8 月 19 日政变是本篇与"小股行动"议题最贴近的案例：一小群最高层人物（副总统、总理、克格勃主席、国防部长）试图用一次宣告加坦克进城逆转联盟崩塌。72 小时内失败。失败条件值得逐个记下：一，接收结构以"俄罗斯共和国"的形态现成存在，叶利钦是民选的共和国总统，政变面对的对手，是一整套平行的合法机构，不是一个派别；二，执行环节断裂，阿尔法部队拒绝进攻白宫，塔曼师一部倒向守卫者，命令链在最要害处拒绝运转；三，信息封锁失败，政变者关不掉国际媒体与传真、电话网络，全世界在直播，莫斯科市民能据此协调。

其结果是联盟以国家解体的形式完成终局：12 月《别洛韦日协议》、25 日苏联停止存在。中心地区基本无流血；边缘地带则付了代价，先有第比利斯（1989）、巴库（1990）、维尔纽斯（1991 年 1 月）的镇压死亡，后有纳卡与塔吉克内战。苏联案对中国的提示不在"解体"，而在一个更朴素的事实上：政变与镇压的成功率，在接收结构与拒令同时出现时趋近于零；而合法性的平行结构一旦存在（民选的共和国政府），它就是旧中心命令失效的第一现场。

六、南斯拉夫：本篇的负样本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篇

南斯拉夫证明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：转型可以完全成功地推翻旧政权，同时把国家推进地狱。

条件清单与前面各案逐一对照，几乎每项都相反。联邦早已空心化：1974 年宪法把实权下放到共和国与自治省，铁托 1980 年去世后，联邦只剩轮值主席团与一支联邦军队。1980 年代债务危机摧毁了联邦的财政分配能力，合法性随"兄弟团结"口号一起通胀蒸发。到 1989 年，接收结构确实存在，但存在于共和国一级，而且是民族主义形态的：米洛舍维奇 1987 年起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动员夺权，克罗地亚 1990 年选举由民族主义的民主共同体获胜。1990 年各共和国选举先于任何联邦层面的民主安排举行，等于先按民族划好了阵营，再请选民入座。各共和国还握有领土防卫部队（TO）的武装，联邦军队（JNA）则逐步蜕变为塞尔维亚一方的工具。

此后的链条人尽皆知：1991 年 6 月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宣布独立，十日战争、克罗地亚战争（武科瓦尔）、1992—1995 年波斯尼亚战争与族群清洗、斯雷布雷尼察屠杀（1995 年 7 月，逾八千名波斯尼亚克人（穆斯林）被杀）、代顿协议止战，科索沃战争延续到 1999 年。各场战争总死亡约十三万。国际承认的次序（德国于 1991 年 12 月 23 日率先承认克罗地亚，欧共体于 1992 年 1 月 15 日集体承认）被广泛批评为在没有边界与少数权利安排时提前放行，加速了军事既成事实的竞赛。

南斯拉夫对中国的教训，不在细节，在总则：

- **动员的轴线决定转型的物种**。沿公民身份与宪政纲领组织的动员（波兰、捷克）产生共和国；沿民族、宗教、地域身份组织的动员产生南斯拉夫。转型工程的第一性原理，是在任何竞争性动员开始之前，把"谁是我们"的答案锁定为公民，而不是血缘与身份。
- **接收结构建在错误层级，等于预制解体**。共和国一级的民族主义政府作为接收结构，把联邦的终局从"转型"改写为"分家加战争"。中国的单元制结构没有共和国武装这一具体风险，但其一般形式成立：任何以地域、部门、山头为单位的"接收"安排，都在为碎片化定价。
- **宪法与公民资格的安排必须跑在动员前面**。南斯拉夫先选举、后（永不）谈联邦宪制；西班牙先宪法、后正常政治。顺序颠倒之处，就是血流成河之处。
- **武装碎片化是战争的充分条件之一**。共和国领土防卫部队的存在，使每一次政治争执都可以升级为军事对峙。中国没有这一条件，这是大陆场景相对于南斯拉夫的结构性优势，应当在分析中诚实计入，而不是假设最坏。

七、跨案例综合：九条规律

1. **接收结构的有无与层级，决定结局的类型**。有且在本国中央层级（波兰、西班牙）→ 协商转型；仓促拼成（布拉格）→ 快速交接；只在次级层级（南斯拉夫共和国、苏联的俄罗斯）→ 国家形态改变；无（东德）→ 被外部现成结构吸收。
2. **流血量与谈判通道的存在成反比，与武装碎片化成正比**。唯一的流血案例罗马尼亚死于没有谈判桌；最大规模的血出在武装按共和国分散的南斯拉夫。
3. **强制机器的关键行为是"拒绝"而非"倒戈"**。阿尔法拒令、莱比锡不开枪、波兰军方服从谈判、西班牙军队服从国王，改变历史的都是拒绝执行，而不是反戈一击。这验证了时机篇的判断：现实的变量是临场迟疑与拒令，不是事先密谋倒戈。
4. **退出价格显著降低暴力**。特赦、"粗线条"、财产与人身保障，每一次出现在谈判桌上，旧联盟的抵抗意志就降一档。清算的正义必须保留，但清算的时机与形式属于定价问题，不属于道德姿态（详见本系列第二十六至三十问）。
5. **体制内谈判者是无价资产**。苏亚雷斯、雅鲁泽尔斯基的谈判选择、匈牙利改革派的自我拆柱，都说明旧联盟内部的转向者比外部挑战者更能决定流血与否。转型纲领应当公开地为这类人物预留位置与体面。
6. **信息的不可关闭性是连锁的传导带**。1989 年的传真与西方广播、1991 年莫斯科的直播、1911 年的电报与租界报刊，功能相同。反过来说，政权对信息生态的关闭能力越强，火花的连锁半径越小，这正是时机篇指出当代中国与 1911 年差异的原因之一。
7. **动员轴线先于动员规模重要**。先问"按什么组织"，再问"多少人"。公民纲领对身份纲领，是波兰与南斯拉夫的分界线。
8. **联邦制不是原罪，次序才是**。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和平分立、苏联中心和平解体、南斯拉夫联邦血腥解体，三者之差在武装是否碎片化、精英谈判是否完整、动员是否按身份展开，不在联邦制本身。

9. **国际环境是乘数，不是自变量**。 欧共体与北约的"回归欧洲"前景给了东欧精英一个确定的外部接收方，抬高了转换收益；南斯拉夫在冷战后失去战略价值，外部约束随之松弛。大陆场景中，国际承认与不干涉承诺的预先安排（见行动篇海外部分）执行的是同一功能。

结语：欧洲给中国的三句话

第一，时刻到来之前，真正要紧的建设只有一件：在本国、本层级上，把接收结构建到可信为止，并与现存的中华民国宪政框架预作衔接（波兰用了十年，中国 1911 年的咨议局用了三年）。第二，时刻之中，决定流血量的不是第一击，而是谈判桌是否已经存在、退出价格是否已经标明、强制机器是否相信拒绝开枪的人不会被秋后算账。第三，时刻之后，最危险的错误不是清算太慢，而是让动员沿身份与地域的轴线重组，那是南斯拉夫的入口；共和国的入口在另一边，门楣上写的是公民二字。

（本篇为《转型准备三书》的参考卷，引用时机篇的指标框架与行动篇的角色设计。欧洲以外案例，西班牙部分已越出 1989 年范围取其原型价值；南非、智利与台湾经验另卷处理。）

版本：1.1（2026 年 11 月 3 日修订）——修订第三节东德论述：补入中华民国宪政框架作为候选接收结构的限定与代表性主张；结语第一条同步衔接。